

十一坊话剧

悟

丛 深

4.7

中国戏剧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大型话剧《悟》，反映了恢复法制过程中的一场艰难曲折的斗争。

一九五七年，某市市委副书记贺丹忱，把食品公司兽医科长严济之屈打成反革命；并把坚持法制的法院院长方乐志也撤了职。粉碎“四人帮”后，贺丹忱与方乐志都恢复了工作。可是，围绕着给严济之冤案平反的问题，贺丹忱又成了最大的阻力。而且，几乎在严济之的第二代人身上，又造成悲剧。是全会精神的精神和方乐志的坚决斗争，才使贺丹忱走上觉悟的道路。

悟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

字数60,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3 $\frac{1}{2}$

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8069.187

定价：0.27元

人 物 表

方乐志——42岁至64岁。

辛镜如——方乐志的妻子,63岁。

方可时——方乐志的女儿,22岁至44岁。

石 路——方可时的丈夫,23岁至45岁。

贺丹忱——36岁至58岁。

贺 聪——贺丹忱的女儿,25岁。

黎 光——贺聪的男友,28岁。

石铁坚——石路的叔父,33岁至55岁。

顾 敏——石铁坚的妻子,26岁至48岁。

严济之——36岁至58岁。

倪慕莲——严济之的妻子,33岁至55岁。

严冬生——严济之的儿子,7岁至29岁。

陈姗姗——严冬生的未婚妻,28岁。

徐春来——严济之的外甥,27岁。

唐 化——27岁至49岁。

孟宪吉——30岁。

民警甲、乙。

法警两名。

第一场 婚事

〔一九七九年八月初。

〔严济之的家里。西式平房的一个房间，左通厨房，右通另室。正面有门窗，外面是海滨的小院。半墙壁的高大书架上只有五、六本书，高处全空着，低处放几件生活用品。地当中有四把椅子和一张方桌，摆着四双筷子，扣着四盘菜。

〔幕启：阴云密布，时而传来遥远的雷声，天气闷热。倪慕莲坐在窗前蹬缝纫机缝枕套褶边，旁边放着一摞枕套。少顷，她心神不宁地摘下花镜向窗外探身张望。

〔严济之从右侧上，提着刷油漆的小桶和刷子。

倪慕莲 （忧心忡忡地）你上街口去迎迎他们？

严济之 有用处吗？

倪慕莲 （叹息）唉！（拿毛巾擦汗）

〔严济之坐下，拿起葵扇扇凉。一辆大卡车停在院外的声音。

倪慕莲 （神色紧张地）济之！一辆汽车停在咱家门口了！什么事呢？

严济之 你不要老是一听见汽车声就紧张，反正不能再来抓我。

〔徐春来背半麻袋东西从正门上。〕

倪慕莲 春来！

徐春来 舅母，舅舅。

严济之 （帮忙放下麻袋）春来，你这是开着汽车来出差？

徐春来 就是借个由子来看看你们，假公济私，合情合理。冬生哥呢？

倪慕莲 唉！说是他对象来吃晚饭，这都过了俩钟头了，八成是接不来了。

徐春来 （燃着一支带过滤嘴的纸烟）他这个对象又要黄？
〔严冬生从正门上，怒形于色。他没看见徐春来，把手里的上衣摔在椅子上。〕

徐春来 冬生哥！

严冬生 春来！（紧紧抱住徐春来）两年不见了，真想你了！

倪慕莲 你看见姗姗没有？

严冬生 她不能来啦！妈，咱们吃饭。

倪慕莲 （焦急地）你倒说个明白呀！

严冬生 （尽量平静地）我刚走到她家门口，就听见姗姗在屋里呜呜地哭。她妈说：“我跟介绍人约好了，今下晚八点见面，你非去不可！”她爸说：“既然冬生他爸的问题解决不了，这也不怪咱们。”

徐春来 舅舅，你的案子怎么就平不了反？你得加紧活动。

严济之 从七八年冬天我就开始向法院提出申诉，这半年

多我没少跑法院。

徐春来 舅舅，你这学自然科学的是真不行，对于社会科学你是一窍不通。你空着手跑能解决问题吗？

严济之 你说的是什么社会科学？

徐春来 就是对付社会的科学，摆弄社会的科学。我这几年稍一钻研就初见成效了。就拿这一把来说：我跟农场孙副厂长说：“我想上我舅舅家去看看。”孙副场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派我把变压器拉来修理。于是我就不远千里来探亲，不花路费，还给补助。你们猜这一把我咋赢的？就是因为我早把孙副场长摆弄顺当了。（举起手中的纸烟）看，我临出发的时候，副厂长太太还塞给我两合带把儿的牡丹。

倪慕莲 （皱着眉笑）这孩子！

徐春来 （解麻袋）冬生哥给我写信说，法院里有咱的恩人，也有咱的仇人。（从麻袋里抓起一把黑木耳）我带来二十斤上等木耳，你们给恩人和仇人都要送礼，送给恩人是咱报答他，送给仇人是咱摆弄他。

严济之 春来！咱们不能随波逐流。

徐春来 舅舅，你要是早学会随潮流，未必能蹲十年监狱。事到如今，你还那么死心眼儿，那呀，用你们知识分子的话来说，你就永远是个时代的落伍者。

倪慕莲 （对严济之）你别看这孩子油嘴滑舌的，他还真看出点门道来呢。

严济之 (不愿再谈这个,端起两盘菜)热热菜,吃饭。

〔严济之端菜向左侧下,倪慕莲端菜随下。〕

严冬生 不管怎么说,你生活得比我愉快就好。可是春来,你信里说永远不找对象了,究竟为什么?

徐春来 (深吸一口烟,长呼而出)我也处过两个姑娘,都因为舅舅的问题拉倒了。后来我寻思,卖不出去咱就减价处理吧。正好我们农场有个小寡妇,比我大一岁,长的一般化,我满有把握地找她谈判,真没想到,她也不敢嫁给我!她说:“小徐呀,你这个亲娘舅不比一般的社会关系。你自幼丧父,是靠你舅舅养活大的,这样近的社会关系到多咱都得装在档案里呀!”

〔严冬生一拳砸在桌上。雷声,外面开始下雨。三轮摩托停在门外的声音,少顷,身穿雨衣的方乐志和黎光从正门上。〕

严冬生 方院长!快请坐,我叫我爸去。这是我表弟,双龙山农场的汽车司机。

方乐志 啊。

〔严冬生搂着徐春来的肩头往左侧走。〕

严冬生 (边走边低语)这就是咱家的恩人方乐志院长!

〔严冬生和徐春来下。〕

黎 光 (打量房间)方院长,这家人当年就住在这吗?

方乐志 对,二十二年前就是在这屋把老严抓走的。听说那天把这屋的地板也全启开了,搜查的同志怀疑

里边藏着电台。(笑吟吟地看着颇感惊奇的黎光)

[严济之和系着围裙的倪慕莲急上。

严济之 方院长!

倪慕莲 快请坐!(急忙倒水)

方乐志 老严,这是我们新提拔的助理审判员黎光同志,以后复查你的案子,主要由小黎做具体工作。

严济之 啊,好,好。

倪慕莲 多费心吧,黎同志。

方乐志 老严,那一句话,现在成了你这案子的一个要害了。

黎 光 五七年你被捕以后承认过你说了那句话,现在你又申诉说你根本没说过那句话。

严济之 我确实没说过那句话。

黎 光 那你当年无论如何也不该供认。

倪慕莲 黎同志,你不知道他受的那罪呀。那年月虽说不准动刑,可是你的口供达不到要求,他们就不让你睡觉。

严济之 (痛悔地)主要还是怪我自己不坚强!人家张志新是个文弱的女子,不是宁死不屈吗?

黎 光 怎么能证明你没说过那句话呢?

严济之 那句话是孟宪吉给我捏造的,只有找到他才能查清楚。

方乐志 孟宪吉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严济之 听说他刑满以后回老家了,具体地点不清楚。

方乐志 你听谁说的？

严济之 前些年我听孟宪吉的一个亲戚说的。

黎 光 他的亲戚住在什么地方？

严济之 在郊区。

方乐志 老严，你现在就带我们去找他，好不好？门口有三轮摩托。

严济之 好！好！我去穿件衣裳。

〔严济之进右室，严冬生上。

倪慕莲 （哀求地）方院长，黎同志，你们可怜可怜我的儿子吧！人家给他介绍过二十来个对象，就因为他爸的问题不能处。现在这个陈姗姗，是冬生他们奶牛场的卫生员，他俩相处一年半了，情投意合。他俩春天决定今年国庆节结婚，我们双方家长也都同意。可是，老严的案子至今没能平反，女方家长又另打主意了。（指右门）你们看，他爸把新房都刷好了，要是到时候结不了婚，这俩孩子谁也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呀！

方乐志 我们正在抓紧复查。冬生，我们争取国庆节能吃上你们的喜糖。

严冬生 （感激地）方院长，我真不知道说啥好。

〔严济之穿雨衣上。

方乐志 好，我们走啦。

〔方乐志、严济之和黎光下。倪慕莲和严冬生送下。
门外摩托开走声。

〔陈姗姗拿雨伞上，她见室内无人，把折叠成小方块的信纸偷着夹入挂在墙上的日历中间，试试抖落不掉，坐下。

〔倪慕莲和严冬生上。

倪慕莲 (惊喜) 姗姗来啦！……我热菜去。

陈姗姗 倪姨，我吃过了。

〔倪慕莲下。

严冬生 (拉住她的手) 姗姗，你脸色很不好！要乐观，刚才方院长还说，他争取国庆节能吃上咱们的喜糖。

陈姗姗 (惨然摇头) 我爸托人问过石院长，石院长明确表示牛肉案件不存在平反问题。

严冬生 石铁坚是我家的仇人！

陈姗姗 可他是市法院的一把手，绝对说了算。方院长不过是个刚归队的副院长，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呀！

严冬生 (急躁) 那你说怎么办？

陈姗姗 (摇头) ……我爸说你爸的案子五七年报纸上登过一整版文章，省、市电台都广播过，你知道吗？

严冬生 我妈一直保存着那张报纸，昨天叫我翻出来了，你看一看吧。

〔严冬生从一本书里拿出一张发黄的旧报，打开来，铺在陈姗姗眼前的桌上。她看见大字标题和副题，此时，出现了她想象中的男广播员慷慨激昂的声音：“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揭开反革命破坏分子严济之制造牛肉事件的黑幕！”

陈姗姗 (痛苦地合上报纸)我不看!(推开报纸)我不需要看这个了!

严冬生 姗姗,那就鼓起勇气来,不管我爸的问题怎样,咱们坚决按时结婚!

陈姗姗 (摇头)不可能了!我没有勇气和我爸我妈闹决裂,那太痛苦了!冬生,我对不起你,原谅我吧!

严冬生 (激动地)既然这样,我决不耽误你,今下晚你去会见新对象吧!

陈姗姗 冬生,将来你会看透我的心。现在,我只希望你尽快把我忘掉。你一定能找到比我坚强的姑娘。

严冬生 也许能吧!

陈姗姗 我该走了!冬生,我有个最后的请求,让我……亲你一下吧!

严冬生 不!为了让我尽快忘掉你,你快走吧!(背对着她)

陈姗姗 (含着泪)也好,我走了!

〔陈姗姗走到门口,眷恋地回头顾盼严冬生的背影,低声说一句什么,忍痛走下。〕

〔倪慕莲和徐春来端菜盘上。〕

倪慕莲 姗姗呢?

严冬生 (这才回身看门口)她有急事,走了!

倪慕莲 怎么谈的?

严冬生 (故作欢乐)谈的挺好!妈,我要跟春来喝酒,庆贺庆贺今天这个日子!

倪慕莲 乐意喝你就拿去。

〔严冬生向左侧下。〕

徐春来 舅母，看样子雨过天晴啦！

倪慕莲 谁知道怎么晴的。

徐春来 人家的内部情况不能都公开，传达不到你老太太这一级的，你就别多问。

倪慕莲 春来，你能在这住多少日子？

徐春来 副场长说我回去赶上麦收就行。

倪慕莲 啥时候麦收？

徐春来 （起身翻日历）我算算还有多少天。

〔严冬生拿酒瓶、酒杯上。〕

严冬生 春来，咱们喝！

徐春来 哎。（翻出夹在日历中的信纸）这是啥？（打开看一眼）冬生哥，这是写给你的。

〔严冬生诧异地看信，出现陈姗姗的声音：“亲爱的冬生：我是个软弱的人，我的爱情却是坚强的。自从你占去了我的爱情，它就不可能再转送别人了。但是，你我的家庭已经不能允许我们有幸福的结合了，那就让我们及早结束这不幸吧。当你看到这信的时候，我早已彻底解脱我不堪忍受的痛苦了！……”〕

严冬生 （惊呼）快去追姗姗！春来，快跟我去追她！

〔严冬生冲出正门，徐春来立即跟着跑出去。〕

倪慕莲 （惊慌地追到门口）出啥事啦？！

——幕 闭

第二场 搁 浅

〔前场三日后，中午。〕

〔某市中级人民法院院内。左前方通院外，右侧台阶上是中国古式建筑的外廊一角，有一根颜色暗旧的圆柱。廊上有长靠椅和小方桌。舞台深处是经火灾烧毁的法院主楼。残垣断壁附近，垛着准备建设用的红砖。废墟的后边是高楼林立的海滨城市，景象繁荣。〕

〔幕启：严冬生和徐春来自左前方上，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

徐春来 冬生，你可一定要冷静。

严冬生 嗯。

徐春来 一定要掌握住态度。

严冬生 知道。

〔顾敏从右侧上。〕

顾 敏 你们找谁？

严冬生 找石院长。

顾 敏 什么事？

严冬生 申诉。

顾 敏 (向左方一指)到接待室去谈,在大门口。

严冬生 你是顾审判员吧?

顾 敏 你是谁?

严冬生 我是严济之的儿子,当年我父亲的案子就是你宣判的。

顾 敏 噢! 申诉案子归刑二庭管,在东院。

严冬生 我有紧急情况,必须找石院长面谈。

顾 敏 他不在。

严冬生 收发室说他在。(要往里走)

顾 敏 (拦住)在也不能随便找,他很忙。

严冬生 你是石院长的爱人,找你谈谈也行。

顾 敏 工作关系和家庭关系不能混为一谈。你们还是找刑二庭去吧。

〔徐春来向顾敏点头陪笑,拉严冬生走。

严冬生 那么,请你把这份材料转交给石院长,这总可以吧?(把一报纸卷递给顾敏)

顾 敏 (接报纸)这可以。

严冬生 拜托了,再见!

顾 敏 再见。

〔顾敏目送严冬生和徐春来向左前方走下以后,打开报纸,奇异地翻来复去看。

〔石铁坚从右后方上。

石铁坚 顾敏,你看什么呢?

顾 敏 严济之的儿子叫我把这个转给你,原来是党的三

中全会公报！

石铁坚 (接过报纸看) 这是什么意思？

顾 敏 (眼珠一转) 我明白了，这是叫你好好学习公报，好给他老子平反。公报里不是强调加强法制吗？

石铁坚 哼！法制再加强，反革命分子也不能变成革命分子。

顾 敏 我看现在什么分子都想翻翻身。

石铁坚 也不奇怪，公报上有的话是容易叫一些人产生错觉呀。(坐在长椅上)我真担心会出现混乱局面！

顾 敏 铁坚，你可真需要好好学习。你认识跟不上新形势要犯错误啊！

〔石铁坚闭上眼睛微微点头。〕

〔方乐志从左前方上。〕

顾 敏 方院长，你找到贺书记了吗？

方乐志 没有，他骑个自行车到处跑，连他的秘书也找不着他的行踪。

石铁坚 贺书记深入实际的作风真可贵呀！

方乐志 老石，我刚才顺路上陈姗姗家去看了看。

顾 敏 怎么样，陈姗姗没有生命危险了吧？

方乐志 幸亏发现得早，抢救及时。陈姗姗的母亲是个“惹不起”式人物，硬说是严冬生家逼他女儿吃安眠药的。

石铁坚 老方，你别老上这些人的家里去掺和。

方乐志 矛盾这样尖锐，我寻思做做调解工作。

石铁坚 咱们法院有经验的同志都有一条戒律，就是尽量不在工作地点以外接触案件的有关人员，免得招惹是非。你笑？啥人都有，且不说“贼咬一口，人骨三分”吧，就是流传几句闲言碎语，你也不好抖落。

方乐志 （笑着）有些清规戒律不必那么认真遵守，咱们遵守法律就是了。

〔辛镜如从左前方上，戴着眼镜和医生的白帽子。

顾 敏 辛大姐。

辛镜如 （拉顾敏到一边）顾敏，你跟我说实话，我姑娘今天是不是又出庭给人辩护了？

〔方乐志在辛镜如背后对顾敏摇头示意，辛镜如一回头，方乐志顺势做活动颈项运动。

辛镜如 （向方乐志）你干啥呢？

方乐志 有点落枕，活动活动。

顾 敏 辛大姐，可时今天没出庭。

辛镜如 我刚才听一个门诊患者说，有个女律师正在法庭上辩护呢。

石铁坚 女律师有好几个呢。

辛镜如 可时真没出庭？

方乐志 （扶辛镜如）坐下歇歇吧，老伴儿。看你吓得那个样儿，血压又要升高了吧？

辛镜如 反正为你们父女俩我得少活十年！老石，说啥也不能让你侄媳妇再当律师了，还是让她回法院来

当资料员吧。不都说她前几年管资料管得好吗？

石铁坚 人家法律顾问处叫可时归队。现在刚恢复辩护制度，律师是奇缺人材。

辛镜如 律师一出问题，顾问处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五八年可时他们受处分以后，不是连顾问处的牌子都摘下来了吗？

方乐志 那是“左”的潮流，连中央司法部的牌子都摘了嘛。

辛镜如 保险公司也不敢给什么潮流保险。我姑娘可不能再当那个倒霉的律师了！

方乐志 资料员也有资料员的危险，整天坐在屋子里，一有地震就容易倒霉。

辛镜如 去你的！
〔黎光从右后方跑上，向左前方张望。〕

石铁坚 黎光，你看什么？

黎光 贺聪说要来听方律师的辩护，怎么还没来？

辛镜如 方律师？她在哪儿辩护呢？

黎光 就在后院法庭。

辛镜如 （生气地指点三人）你们都瞒着我！

顾敏 都怕你生气犯老病。

辛镜如 可时又该信口开河了。我去听听。

顾敏 辛大姐，你别着急，我陪你去。
〔顾敏挽辛镜如向右后方下。〕

黎光 辛大夫怎么了？